

刘芝晨
◎ 著

包二别传

一个鲁西南农民包二赖子
从政、经商的经历以及
四个女人之间的情事纠葛

山东文艺出版社

包二 别传

刘芝晨◎著

山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二别传/刘芝晨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5329 - 3035 - 7

I. 包…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2260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 sdpress. com. 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 com. 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40 × 210 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1 千字/200
定 价	25. 00 元

—

包二生不逢时。当他即将出生时，正赶上“四清”工作队在他村里搞运动，他父亲包胜是村里的会计，多少有点权，几个工作队员根据群众举报，正在队部对包胜进行审讯，目的是为了弄清包胜陪公社干部喝了几顿萝卜粉条咸汤，给自己多记了多少工分。父亲包胜胆怯，在一个工作队小头目的诱逼下，刚想横下心交代自己的罪行，他的奶奶来到队部，跪倒在那个头目面前，哀告道：“青天大老爷，行行好，好歹让我儿子回家看看，他媳妇难产，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让我怎么活呀！”

“四清”工作队员毕竟也是人，看看这位痛哭流涕的老太太，小头目的心软了下来，也许他也疲倦了，竟允许包胜回家看看，但是要求包胜明天继续过来接受审查。

队部离包胜的家约有半里地，中间隔一打谷场。过了打谷场有台石碾，石碾旁边是一口水井，全村人都吃这口井里的水。过了水井是条便道，老远就看到包胜家的外门了。

包胜撇开母亲，忐忑不安地走进自家院子。本村的接生婆站在堂屋门口，先向包胜道了喜：“恭喜你，大会计，你媳妇为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快屋里看看吧！”接着

又带着训责的口吻说，“自己的媳妇在家临产，还在外头野，有你这样的男人吗？”

“我这不回来了吗？”包胜一边应答接生婆，一边向屋里冲去。包二前面有个姐姐，起名贞月，已经两岁了。听说媳妇为他生了个儿子，包胜别提有多高兴了，几天来挨整受批的烦恼也一扫而光。

“来了，来了，我的儿子！”包胜进屋就喊。

他的嗓门实在是太大了，把已经安静下来的小家伙吵醒了，包二又“啊啊”地哭了起来。

第三天，包胜回到队部，“四清”工作队已经撤离了，他算是逃过了一劫。他感到无比幸运，而他认为这幸运分明是他儿子带给他的。于是，他费尽心机，要给儿子起个好名字。他专门去了县城，找到了上过几年私塾的表叔。他表叔引经据典，为他找到了强、刚、庆、雷等十几个好字眼，让他回家掂量着选。在包胜看来，这十几个字都不错。可是，有的字与他亲戚或者邻居家孩子的名字重了，有的字叫上去又不顺口，这可把包胜给难倒了。正当他左右为难的时候，李英的一句话提醒了他：“你见了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来？”

包胜想了想说：“来了，来了，我的儿子。”

“我看就取这个‘来’字吧！名字起得再好听也没什么用，也只是一个记号。你就是用了国家主席的字号，说不定会为儿子带来好运。顺口就行，反正是乳名，听着不合适，上学时再给他起一个就是了。”李英说。

于是，包二有了第一个名字：二来。因为他还有个姐姐，来字的前面加个二字是姐弟的排序，这也是这里的人

家为孩子起乳名的习惯。

也许出生时让包胜吓了一跳，包二的体质从小就很弱，加上缺医少药，患个感冒，拉几天肚子，成了他的家常便饭。好在父母还有奶奶对他精心呵护，他总算没摊上什么大的灾病，等到长到三四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奶奶的看护下满街跑了。他长的敦实、憨厚、可爱，手里的玩具随便乱扔，身上的衣帽热了就脱，扔下的东西又从不想着捡回来。他奶奶的一项职责，就是不停地收敛他随地扔下的衣物。

像一般小孩子一样，包二也患有流鼻涕的毛病，而且流的量还特别大。加之他毫不在意，想不起去及时擦，他的鼻涕往往会滑过嘴唇，滴落到下巴上。这天上午，他和几个小伙伴在大街上玩跳圈游戏。轮到包二跳了，他跷起左脚，刚跳过了第二个圈，他的鼻涕在剧烈的颠簸下，流过了嘴唇，眼看就要滴落到地上了。

包二的街坊，一个名叫小峰子的小伙伴怕包二的鼻涕落在了圈里，等他跳时弄脏了他的新鞋，忙不迭地对他吼道：“二赖子，鼻涕过河了，你看你那个脏样，快擦了，要不，我不跟你玩了。”

小峰子只比包二大一岁。他也许是急了，把“来”字喊成了“赖”字，而且后面还加了一个“子”字。

二来子不如二赖子叫着顺口，从此小伙伴们见了面就叫他二赖子，听着习惯了，只要听到有人叫二赖子，他就知道叫的是他。

上小学那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包二赖子的父亲包胜作为生产队大队长，也被戴上了“走资派”的大帽子，

整天挨批斗。他只好自己去学校报到，偏偏遇上了被贫下中农选中的一位识字不多又自恃很有学问的民办教师。

“姓什么？”民办教师问包二。

包二回答：“姓包。”

“叫什么名字？”民办教师又问。

“二来。”包二认真地说。

也许是他把来字的声调读成了赖的声调，民办教师就把他的名字写成了包二赖。小伙伴们成了他的小同学，仍然叫他二赖子。

等读到了初中，识的字多了，他开始对他的名字产生了质疑。“来”字虽没什么讲究，“赖”字就有些不中听了。“赖”字有依仗的含义，但习惯上都把“赖”字用在不好的事物上，总是和诬、皮、撒、无放在一起使用，成了贬义词。

在一天下午的体育课上，体育老师组织两个年级的球队进行友谊篮球赛。包二赖子作为主力队员担当中锋，关键时刻他却把球传给了对方的球员，这可把他的一个队友气坏了，这位队友大声训斥包二赖子说：“二赖子，你这个熊包，球是怎么传的？”

包二赖子传错了球心里本来就烦，一听他的这位队友当面辱骂他，顿时火冒三丈。他上前打了那个队友一拳，于是，二人在球场上大打出手。结果，包二赖子吃了大亏，被打得口鼻出血。

体育老师一怒之下，不问缘由，判定先动嘴的错了，把理给了先动手的包二赖子。那位怎肯服输，见人就鸣

不平,把包二赖子说得没了人样,二赖子的名号也就越叫越响。只要包二赖子不在场,同学们都会说二赖子如何如何,有位知情达理的班干部,觉得这么称呼自己的同学不雅,便在二赖子前加上了他的姓,包二以后便有了固定的称谓。

二

一九八〇年的夏天,包二赖子参加了高考,他心里怀着一颗期盼金榜题名的心,在家苦熬了一个多月,渴望着被大学录取。他左等右等,终于等来了高考发榜、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日子。

他专门换上一套崭新的夏装,骑着他家唯一的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早早来到学校。只见校园内比往日热闹了许多,在学校的黑板报前面挤满了人,凡参加了高考的同学都在黑板报上寻找自己的名字。包二赖子挤到跟前,前后左右把录取榜看了个遍,竟然没有他的名字。他生怕看漏了,跷起脚,把脸贴在榜上,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榜上不仅不见包字,就连二字也没有,更不要说那个少见的赖字了。他的一位名叫朱三的同学,也在为榜上没有他的名字着急呢!因为包二赖子影响了他的视线,他有些不高兴了,挖苦包二赖子说:“包二赖同学,你考上了北大还是清华?你看你的眼睛,都快钻进榜里去了。”

包二赖子一颗失落的心正“扑腾扑腾”地跳个不停，经朱三这么一奚落，脸刷地红了。但他随即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往一边一躲，淡淡地说：“咱原本就没打算上大学。”

毕业典礼过后，包二赖子把高中毕业证书放进口袋里，推着自行车穿过学校操场，准备回家。他没走人行道，落榜的阴影让他感到脸皮又薄了三分。他低着头，不敢正面见人，唯恐有同学问起他考上没考上大学。

越是怕见人，越是有人不肯放过他，一位考上了省重点大学的同学大声喊道：“包二赖，咱们去学校东边的饭店聚一聚，庆贺庆贺，费用分摊，你去不去啊？”

包二赖子家境不错。他父亲“文革”后当上了村里的支部书记，收入还算优越。他是独子，是一家人的宝贝疙瘩，有钱都尽着他花。他也很大方，同学之间在花钱的事上他从没充过蒜。可是，今天来学校的时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好的钱没带。他爱热闹，也喜欢吃吃喝喝，更何况这是毕业聚会，可是手里没有钱，总不能厚了脸皮去吃白食吧！尽管没考上大学，脸面还是要的。

“我不参加了，回去还有事，再见，我们有机会再聚。”他向同学招招手，羞愧地说。

出了校门，往西走了没几步，一位名叫李艳的同学喊住了他：“二赖。”

“是李艳。”包二赖子停住脚步说。

“你也没考上？”李艳跟上前来，故意问。

“没有。”包二赖子不好意思地说。

“毕业后打算做什么？”李艳把手放在包二赖子自

行车的后架子上问。

“村里的土地都分了，回家锄地当农民，有什么法呢？现在这世道，考不上学，还能做什么？”包二赖子回头看了一眼李艳粉红色的脸蛋说，“反正饿不着，你呢？”他知道，李艳也没考上。

“一个姑娘家，还能怎么样？熬呗！”李艳的心高，她一直梦想着要做一只金凤凰。高考落榜对她的打击更大，整个人看上去显得无精打采。

“回家吗？我带你一程。”包二赖子说。

“回家。”李艳说着，骑坐在了自行车的后座上。

从学校到李艳的家李庄，正好和包二赖子顺路，先前李艳就没少搭包二赖子的便车，所以两人很熟，关系自然要比一般同学更亲密些。

出了县城没多远，路就成了土路。时逢夏季，地里的玉米、高粱已长得人把高了，感觉密不透风。路窄，又不平，包二赖子只好捡较平的路面左躲右闪地骑，脸上的汗也顾不上擦。他怕把李艳摔下去，或者把她颠疼了，所以骑得并不快。

人说六月里的天，就像是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这样的倒霉事，还真让包二赖子赶上了。刚才，天空还浮着几片白云，突然一阵风，把东南方向的大雨刮来了。漆黑的乌云带着雷电扑了过来，两人好像还没做出反应，噼里啪啦的大雨点子就铺天盖地地砸在了两人身上。让雨水一浇，倒浇得包二赖子有了主意。他知道，前边不远处有块西瓜地，西瓜地边上有一个瓜棚，是避雨的好地方。他加快了骑车的速度，忘记了一切，一心想着那个瓜棚。等

到了瓜棚，两人身上的衣服也就全都淋湿了。

李艳跳下自行车，喊着冲进了瓜棚。包二赖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自行车往瓜棚边上一撂，也急急忙忙地跟了进来。

瓜棚是用成捆的高粱秸搭成的，顶上放些杂草，远看就像是一个人字，足以遮风挡雨，但空间不大，宽不到一米，长不过两米。幸运的是，里面没人，不知看瓜的人去哪儿了。

李艳躲进瓜棚后，先擦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又撸了几把刚烫过的已经让雨水湿透了的头发，看看挤到跟前显得十分狼狈的包二赖子，忍不住笑着说：“看你，淋得就像一只落汤鸡。”

包二赖子转身看了看瓜棚外的大雨，回过头说：“还笑我呢！你看你，活像一只刚从水缸里捞出来的大山羊！”

包二赖子平时里随意惯了，当着李艳的面，猫着身子脱下汗衫，拧干了水，当毛巾擦了擦头，搭在肩膀上。他低头看了看湿漉漉的裤子，索性把汗衫往瓜棚门口一扔，一屁股坐在瓜棚里铺的粗席上，解开腰带，脱去长裤拧了拧水说：“拧拧水，晾一会儿就干。你看你的衣服也湿了，贴在身上多难受啊！”他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想看看李艳被衣服遮住了的皮肤。

李艳经包二赖子这么一提醒，也觉得穿着湿衣服确实难受，加之她和包二赖子同学多年，也信任他。她用手撩起贴在胳膊上的袖口，本能地看了看包二赖子说：“你转过身子，只准往外看，不准看我，不许你动歪心眼！”

包二赖子乖乖地转过身子，看着瓜棚外面肆虐的风雨，心却不免想入非非，眼神瞟向背后的李艳。

李艳先脱去上衣，拧拧水，见包二赖子未回头，急忙脱去裤子。就在此时，一声惊雷骤起，包二赖子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转过身子，而李艳的魂魄也被这惊雷吓出了窍。她心里一慌，没有站稳，跌倒在包二赖子的身上。

两具年轻而炽热的胴体登时被欲望点燃，情欲冲破了理智的禁锢，两人偷食了禁果……

一番云雨过后，雨已经停了，半边天也晴了。包二赖子坐在李艳身边，看着瓜棚外远处的几片彩云发呆。李艳休息了片刻，呼地坐了起来，穿好衣物理了理头发，站起来，一步跨出瓜棚，回头看看包二赖子说：“包二赖子，你好不要脸，你，你奸污了我，你要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你等着，我非去法院告你不可！”她的脸上仍然挂着红晕，一副愠恼的样子，两句话说完，转身离去了。

李艳的身影消失了，包二赖子感到无比的后悔。他拉过裤子，穿上，站起来系好腰带，穿上汗衫，这才想到该回家了。走出了瓜棚，没有了李艳，再一看，他的自行车不见了。路上有一条深深地自行车轮印，还有一个蹬车时留下的鞋印。李艳走了，骑走了他的自行车。

他本想去追回自行车，可天色已晚，肚子饿得直叫，身上也觉得乏，只好步行回家。

他家还住在十几年前的老房子里。他无精打采地推开大门，走进院子。他的母亲李英从堂屋里迎了出来：“二来，晌午那场大雨那么凶，你没被淋着吧？”

“没，没有。”包二赖子说。

“饿了吧？”李英关切地问。

“饿了。”包二赖子实话实说。

“快屋里歇着，我去下水饺。”李英忽然发现，包二赖子没推回自行车，问道，“自行车呢？是不是因为下大雨，寄存到学校里了？哎哟！这么远的路，一个人跑回来，一定累坏了吧？”

包二赖子心里有鬼，顺口“噢”了一声，走进堂屋。父亲包胜正坐在八仙桌右边的太师椅上吸烟，右手托着烟袋问：“落榜了？”

包二赖子没好意思直接回答，只是将身子往门框上一靠，点了点头。包胜没再说什么，把酱紫色的软玉烟嘴含到嘴里，把烟锅里的烟吸得“吱溜吱溜”响。

别看包二赖子已是个大小伙子了，还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家里的大小事，从来没有指望过他。李英知道儿子落了榜，心里一定特别烦，侍候包二赖子吃完饭，急着把他拉到卧室，怕包胜再说些惹包二赖子不高兴的话。她和平时一样，先为包二赖子点上煤油灯，用芭蕉扇轰走蚊帐里的蚊子，把包二赖子推到床上，放下蚊帐，心疼地说：“跑了一整天，明早还要去找自行车，快睡吧！睡觉的时候老实点，别把蚊帐挑开了，放进去蚊子，咬得你又睡不着了。”李英说完带上门出去了。

包二赖子脱去汗衫，退下裤子，却不见了内裤，心中一惊，这才想起把裤头扔在了瓜棚的角落里。他感到一阵慌乱，裤头会不会让李艳拿了去？她走时说过，要去法院告他，她是不是拿了她的裤头当做证据了？

包二赖子隔着蚊帐吹灭了煤油灯，侧身躺在床上，一

种大祸临头的念头困扰着他。他拿过芭蕉扇，对着肚子猛扇。他翻了个身，闪过一个念头：管他呢！是死是活由他去，天塌下来也不是砸他一个人，大不了去坐几年牢。听说监狱里的生活还不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自己的脸面呢？一个高中毕业生，因强奸坐上几年牢，这辈子还有什么指望？在世人面前，这头还如何抬得起？

这一夜，包二赖子压根儿就没睡着，他翻来覆去地想：最聪明的做法，还是在李艳告他以前拦住她，哪怕是向她跪地求饶，向她保证他决不会再干蠢事。自行车嘛，她想留就留下，算作他冲动的代价。无论如何也要求李艳放过他这一回！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最佳选择。

三

第二天天刚放亮，也就凌晨四点多钟，包二赖子再也躺不住了。他起身穿上汗衫，又想起了他的内裤，难道内裤真的会让李艳拿去当证据告他？他绞尽脑汁，回忆着昨天发生的一切。昨天李艳离开时，手里明明没有东西啊！若如此，他的内裤应该还在瓜棚的角落里。想到这里，他穿上裤子，牙也不刷，脸也不洗，悄悄开了门，站在院子里听了听堂屋里的动静，确信父母还没醒，转身走出外门，顺着大街跑出了村。

在村外河边，包二赖子拐了个弯，沿着河边的一条小

路,穿过一块玉米地,老远就望见了那个瓜棚。他急跑几步,发现瓜棚前的瓜地里蹲着一个人正在拔草。这人是村东头的宋三叔。包二赖子佯装没事似的,站在瓜棚一边喊道:“宋三叔,忙着呢?”

“是二赖啊!这么早的天,你这是去哪里啊?”宋三叔从瓜地里站起身,扔掉手里的草,拍拍手问。

包二赖子走到瓜棚门口,往瓜棚里看了一眼,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急忙回头说:“去县城有事。”

“还坐会儿歇歇吗?”宋三叔虚让说。

“不。”包二赖子想说不歇了,不字刚出口,又觉不妥。他还没弄准内裤是不是在瓜棚呢!于是,他忙着改口说,“歇会儿也行,反正天还早呢!”说着进了瓜棚。瓜棚内还是昨天的样子,只是多了一床被单,整齐地叠放在瓜棚的左边。他弓着身子左左右右找了个遍,也没发现他的内裤,就蹲在瓜棚中间发起了呆,无计可施。宋三叔在瓜棚外向包二赖子喊道:“瓜棚里闷热,蹲那里头干什么?这里有凳子。”

包二赖子无奈地退出瓜棚,坐在瓜棚外的一个木凳上,慌乱地掩饰说:“我进瓜棚里找凳子呢!”

“这么早去县城,有什么急事吗?”宋三叔问。

“和同学约好的,小事。”包二赖子回答。

“怎么没骑自行车?”宋三叔又问。

“昨天下雨,我把自行车寄放在县城了。”

包二赖子表面上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可是心里一直在打鼓。此时他确信自己的内裤让李艳拿去了,她必定会把裤头作为控告自己的证据。他的眼睛一直望着瓜

地出神，宋三叔认为他想吃瓜，就对包二赖子解释说：“今年瓜秧下得晚，这瓜别看都长成了个儿，其实还不熟，半个月以后，你来瓜地里随意吃就是。”

“不，不。”包二赖子摇着头说。

他心里盘算着，李艳昨天肯定去不了法院，那时天已经晚了，法院早该下班了，她要去只有今天等法院上了班才有可能。他心里一阵发慌，匆匆告别了宋三叔，大步流星地跑到了李庄村口。他只知道李艳家住李庄，可不知她究竟住在哪儿。包二赖子在村口傻站了一会儿，希望找人问问，可也奇怪，大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他在路边坐了下来，看着村口，守着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路上。

这时天已半晌，包二赖子觉得肚子直咕噜，才想起没吃早饭，他摸摸肚子，觉得自己太可怜了。

“二赖，你怎么坐在这里？”朱三站在不远处，肩上扛一张铁锨，好奇地问。

“朱三啊，你这是……”包二赖子反问道。

“下地。”

“下地干活？毕了业也不在家歇一天。”

“谁像你啊，有个当支书的爹！昨天回家后，都后半晌了，雨刚停，俺爹就赶我下了地。”朱三放下铁锨，拄在地上说，“到家门口了，跟我回家坐一会儿？”

“不去了，我还有事。”包二赖子推辞说。

“什么事呀？”

“去乡里有事。”

包二赖子说着上了路，朱三扛起铁锨跟在一边。走

了几步，朱三觉得不对，去乡里要走另一个方向，他问包二赖子：“你不是去乡里吗？”

“噢，我已经办完事回来了。”包二赖子犹豫了一下说。他本想向朱三打听一下李艳的住处，或者打听一下李艳去了哪里，最终没好意思开口。走到朱三干活的地边，朱三和他告别，他只好原路返回。包二赖子原路回家，远没有来时的劲头。快到家门口了，包二赖子看见停着一辆深绿色吉普车。他知道这种颜色的吉普车，往往是派出所用来抓人的。他感到头皮一炸，回头就跑。

他低着头，也不管路上有无行人，就像身后追着一只恶狗，一口气跑出村，跑进了自家的玉米地里。他用手分开茂密的玉米叶，冲到地中央，止住了脚步，稳了稳神，踩倒眼前的几棵玉米，坐在玉米秸上一动不动。包二赖子坐了一会儿，心里那个恨萌生出来，举起右手，“啪”地打了自己一巴掌，懊恼地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傻东西，你都跑到李庄村口了，就没找到李艳。见到了朱三，还不敢问，让这个破娘们告了状。你，你怎么这么没有用呢？”他实在是气糊涂了，打完了才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心想这下可完了，这密不透风的玉米地好像变成了炼狱。

但他转念又想，有什么大不了的，至多坐上几年牢，放出来还是活生生一个人，还是堂堂男子汉。

“有什么了不起啊！”包二赖子用手轻拍一下大腿，自言自语地说，“大不了不要这张脸了。”

精神放松了，肚子却跟他较上了劲，又咕噜开了。他从身边的一棵玉米秆上掰下个玉米棒，剥去皮啃了一口，